

新唐書

冊
主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九

宇文章楊王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敬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爲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爲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爲京兆賢其人厚爲禮時天下戶版剋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僞勳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庾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

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爲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簿冬請分吏部爲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

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又受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卽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旣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祿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祿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旣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卽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

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

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庫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顓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蚤絲祕書丞歷奉光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汔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墮渭爲堰絕灞澹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澹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

于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並貯之潭篙工枕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鷺飲器茗鐺釜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蜉蝣膽翠羽吳郡方丈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唱得體絃那歌有楊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衣缺胯衫錦半臂絳冒額立艫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治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旣見其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尙書奪諸使以楊

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翰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鉞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爲將作少匠冰鄆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奉鄭欽說監察御史豆盧友楊惠嗣薛王珣皆免官被竄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吏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

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尙書致仕卒慎
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
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
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
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汙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
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
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
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己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
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
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
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
疾其得君且逼己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
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

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
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
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
忠挾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馱勝
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銜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銜職田辱詬其母
又嘗私語讖書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
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毋相往來銜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侮侮不
爲禮慎矜怒銜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蓄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
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炅大理卿李道
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
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圖讖掠不服鉉
遣御史崔器索讖書於慎矜小妻臥內得之詬曰逆賊所寘固密今得矣以示
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又誘敬忠首服詰言慎矜不能

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湊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己兄弟併命姊老孤茆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不凡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慎矜王琚韋堅皆復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爲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和市和糴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驚擊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脚士大抵貲業皆

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鉞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鉞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帝詔鉞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奉上帝號明年鉞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鉞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爲樂旣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鄰等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違意鉞事嫡母孝而與

弟鐸友愛鐸疾銑宦達常忿慢不弟銑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銑與鐸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銑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銑銑遣季鄰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銑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鐸與邢綽善綽鴻臚少卿璿子也以功名相期銑因鐸亦交綽十一載四月綽與鐸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銑付告牒銑意鐸與綽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鄰逢鐸於路鐸謂曰我與綽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旣至綽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鬪銑與國忠繼至綽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綽盡禽其黨國忠奏銑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銑言故帝原鐸不問然欲銑請鐸罪使國忠諷之銑良久曰弟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銑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銑矣有司不肯通奏銑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鐸至

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錁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錁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錁杖死錁賜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鉞爲井幹引泉激雷號自兩亭其奢侈類如此錁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錁彊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錁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錁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錁得罪方爲閑廐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宅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字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

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旣充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卷之二十一

詩

卷

之

二十一

詩

卷之二十二

詩

卷

之

二十二

詩

卷之二十三

詩

卷

之

二十三

詩

卷之二十四

詩

卷

之

二十四

詩

卷之二十五

詩

卷

之

二十五

詩

卷之二十六

詩

卷

之

二十六

詩

卷之二十七

詩

卷

之

二十七

詩

卷之二十八

詩

卷

之

二十八

詩

卷之二十九

詩

卷

之

二十九

詩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宇文融傳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

臣德潛

按舊書置勸農

判官十人通鑑綱目俱作十人

楊慎矜傳詔刑部尙書蕭炅○舊書作蕭隱之

王鉷傳然鉷畏林甫謹事之○舊書作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